

# 石曉良收藏「文革」紫砂壺

本報記者 陳 旻

江蘇宜興的民間文化人石曉良熱衷紫砂收藏，他對宜興紫砂壺的喜愛幾乎到了痴迷境界，開口總說「人間珠玉何足取，宜興紫砂最要得。」他自2004年開始，將收藏歷代名家紫砂壺茶具作為生活的重心，近十年間收藏了數百件不同風格的紫砂「文革壺」。

## 「思鄉」緣繫「文革壺」

石曉良說，「我喜歡懷舊，懷舊讓我認清真實的自己；我也喜歡收藏，收藏讓我充實自己的生活。」他收藏「文革壺」源於綿長的思鄉情結。

上世紀八、九十年代，石曉良稱當時的自己尚無心收藏。那時候，在石家莊工作的石曉良，周末假期工作之餘，喜歡逛古玩市場，看見市場上有家鄉宜興「文革」時期售往此地的報春壺、四方壺、獅球壺等紫砂壺，價格不貴，三五十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就可以買到。他說，因為「思鄉的情結」，畢竟這些壺是他遠在千里之外的宜興故里鄉親們製作的，第一眼看上去就有一種親切感，開始是懵懵懂懂地買下這些「鄉親壺」，後來在熟知紫砂文化後便一發不可收拾。

石曉良說，任何藏品，有緣才會藏得。十多年前，石曉良與朋友去紹興，見古玩市場有一把民國時期的老段泥龍蛋紫砂壺，問價八百元，當時覺得價貴，猶豫了半宿，還是沒買成。時隔一年，復去紹興，見壺還在，再次上前詢價，店主要價一千二百元，二話沒說，掏錢買下，回來後仔細揣摩才發現竟是一「醬油瓶」，卻是民國一名家之作，欣喜不已！回到宜興，有一陶藝大家願出高價收購，他則堅定了不賣而藏之。

## 「文革壺」烙時代印記

隨着對收藏的堅持和探索，石曉良對「文革壺」的歷史和文化深入了解。他介紹道，「文革壺」是指宜興紫砂工藝廠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「文化大革命」期間生產的紫砂壺。特別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間，是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前期，當時特定的政治形勢對工藝美術生產都產生了特殊的衝擊，故形成極其鮮明的時代特點。



直桶壺「中華兒女多奇志，不愛紅妝愛武裝」

石曉良認為，「文革壺」在紫砂發展歷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，具有極高的收藏價值。近期，隨着收藏紫砂壺的不斷升溫，「題材獨特，自成體系」的「文革壺」成為人們爭相收藏的熱點，也是理所當然了。

他說，收藏「文革壺」首先要了解其生產形式，壺體上所體現當時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方面的內容，工藝表現手法和主要文化特徵。早期的「文革壺」政治色彩很濃，那一個時期，強調突出政治，以階級鬥爭為綱。因此，政治口號、毛主席語錄、老三篇、「五·七」指示等句子；毛主席肖像、韶山日出、愚公移山、樣板戲劇照、工農兵宣傳畫、梅花圖案等畫面，根據壺體大小鐫刻其上。



小四方壺

一九七一年下半年，國家對工藝美術生產的政策有改變，周恩來總理指示只要「不是反動的，黃色的，醜惡的」都可以組織生產，並號召工藝美術行業在「洋為中用」，「古為今用」，「推陳出新」思想指導下，為國家多生產出口商品，換取外匯，支援國家建設。所以，紫砂壺的面貌立刻有了很大的變化。表現為器形設計有了極大的發展，新的壺式不斷出現。由於「極左」思想還很濃厚，所以紋飾題材內容方面沒有發展。但「文革壺」早期的裝飾也迅速消失，只是在一些傳統壺式上刻有與茗茶有關的銘文，但仍是「文革」前的內容。

在石曉良收藏的「文革壺」裡，有的沒有任何款識，只在壺身泥繪或是刻上「為人民服務」、「大海航行靠舵手」、「萬紫千紅總是春」、「三面紅旗指方向」等字樣，也有梅、蘭、竹、菊、松等代表民族團結的圖畫。有的即便有款識，大多也只是標明壺的名稱，如「小六方壺」、「五號直形桶」、「高獅燈」等；也有極少數在壺蓋裡或不易被人發覺的地方印上製壺者自己的名字，比如石曉良收藏「王鳳英製」的「直桶壺」就是一例，但這在當時是不常見的，只在「文革」後期才出現。

此外，收藏「文革壺」，必須進一步掌握其獨特的裝飾、款識、泥料、燒成等時代特徵。「文革壺」裝飾主要是泥繪和陶刻，並以泥繪居多。款識以傳統壺形為主，「文革」中期多數壺底刻印長方形印章，以「獅球壺」、「小六方」、「高獅燈壺」等居多，「文革」後期多數為刻印帶框的陰文「中國宜興」款識。「文革壺」雖然造型簡單、工藝粗糙，但泥料純正，都由當時的宜興陶器公司原料總廠統一開礦，經過風化、粉碎加工，供應給紫砂廠製壺車間，無論是工藝師還是學徒工，統一配發。這些泥料泥性好，塑性大，細而膩。壺器統一燒成，只用開水一沖泡，壺胎很快溫潤如玉。

據悉，「文革壺」雖然檔次低，但質量普遍較好，而且有的還是出自名家之手。由於當時以生產一般商品壺為主，很多技藝很高的老師傅也都參加一般商品壺的製作。所以「文革壺」中不少是出自高手，甚至是大師級的人物之手。石曉良特別提醒道，最近幾年，因「文革壺」走俏，有些人為追求利潤仿製「文革壺」，但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對比，也不難辨別真偽。他的收藏經歷和體會是：藏壺不是目的，重在學習了解文化歷史，體悟人生的過程。只有在實踐中學習，在學習中提高，才能不失手、少吃虧、免上當。



「文革」老壺「為人民服務」



新泉壺



石曉良收藏的「文革壺」



高獅燈壺



仿古壺



「沙家浜」



小六方壺：「智取威虎山」



仿古壺



## 文物欣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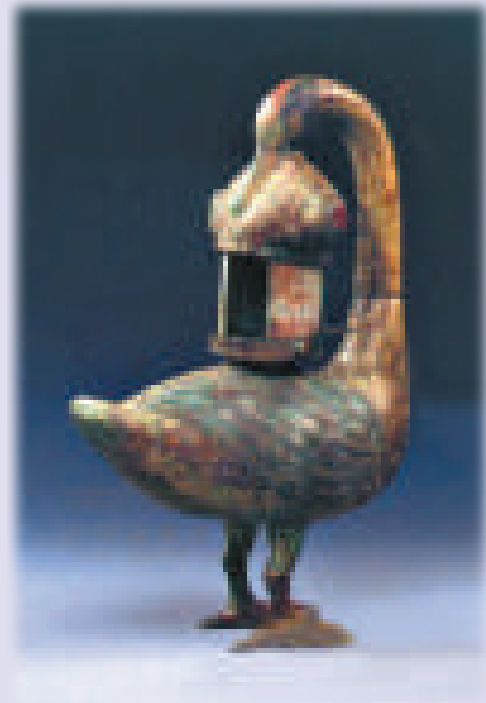
### 彩繪雁魚 青銅缸燈

「今宵剩把銀缸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。」「一點殘缸欲盡時，乍涼秋氣滿屏幃。」這裡的「銀缸」、「殘缸」都是指古代的一種燈具，發明於兩千多年前的漢代。

缸是指導煙管，缸燈就是帶導煙管的燈，又可簡稱為缸，是漢代新創製的一種燈具。漢代燈通常被做成人形、動物形和器物形，其導煙管有單管和雙管兩種，都能將煙氣導入燈腹內，使室內減少煙氣而保持清潔。燈盤一般帶有燈罩，燈罩由兩片弧形屏板構成，每片屏板的寬度為半個圓周或超過半個圓周，合龍成圓形。其作用除配合導煙管控制燈煙的污染外，還可以根據風向和使用者的要求，隨意調節屏板的開合方向和開啓程度，從而達到擋風和調節光亮度以及光照方向的目的。燈具的各部分構件均能拆卸，便於清除燈內煙垢。缸燈是漢代燈具在功能方面最先進的發明創造，構思設計巧妙合理，達到了功能與形式的完美統一，在世界燈具史上處於領先地位。南北朝時，這種燈具仍為人們熟知，經常在詩文中被提到。到了唐代，人們可能還使用缸燈，或者至少還了解這種類型的燈。唐代以後，這種燈型則湮沒不存。

這件青銅缸燈出土於山西朔縣照十八莊，令人驚奇的是，在朔縣不遠的陝西神木也出土了形狀極為肖似的另一件青銅燈，它們應該是一組器物。兩件青銅燈的水禽銜魚形象，更是耐人尋味。水禽銜魚圖案，在新石器時代的彩陶上就已經出現，商和西周時期的玉雕以及東漢石刻畫像中也有這一題材。古人把魚視為吉祥之物，缸燈作成此形，無疑更能博得當時人的喜愛。

彩繪雁魚青銅缸燈 西漢  
(公元前二〇二年至公元八年) 高五十三厘米  
一九八五年山西朔縣照十八莊出土



錯金銀雲紋青銅犀尊 西漢  
(高三十四點一厘米，長五十八點一厘米)  
一九六三年陝西興平出土

## 犀牛的絕唱

犀牛是生活在熱帶的一種大型動物，主要分布在亞洲和非洲的開闊草地、灌木叢或沼澤中。在古代中國的華北大平原上，犀牛會成群結隊地出現過，那兒曾經是它們快樂的家園，大量的文物遺跡記載了這個事實，錯金銀雲紋青銅犀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。

尊是一種盛酒器。這件肖形尊被做成犀牛的形狀。犀牛昂首佇立，身體肥碩，四腿短粗，皮厚而多皺，兩角尖銳，雙眼用黑色料珠鑲嵌。造型生氣勃勃，孔武有力。尊的腹部中空，用來盛酒漿。尊背上有橢圓形口，並有蓋。在犀牛口右側有一圓管，看似獠牙，實為一根管狀的「流」。當握住犀牛尾巴輕輕抬起時，腹腔內的酒液便從圓管內流出。犀牛全身佈滿了像流雲如遊絲的花紋，是用黃金和白銀的細絲（或細片）鑲嵌而成的。這種錯金銀工藝，使質樸無華的犀尊顯得華美無比，熠熠生輝。有專家認為，這件犀牛尊所塑造的是典型的蘇門犀的形象。犀牛在中國絕大部分地區現已絕跡，而在古代，中國不僅產犀牛，而且數量很多，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已多次發現犀牛骨，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獵犀的記載，春秋、戰國時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各國武士所羨慕的裝備。但由於對犀牛這種繁殖率低的野生動物大範圍的捕殺，其數量在北方迅速減少，關中一帶，最遲到西漢晚期已經絕跡，以至王莽輔政時，曾用貴重的禮物，來換取南海黃支國的活犀牛。從此，犀牛在中國就成為罕見的動物了。

無節制的獵捕和生態平衡的破壞，是犀牛這種動物滅絕的根本原因。這件青銅犀尊的出土，就像一面鏡子，警示着人們不要濫殺動物，維護生態平衡，保護環境，就是保護人類自己。

# 收藏天地



## 來稿

逢星期一出版  
電話：25757181 傳真：28345104  
Email: arkuku@yahoo.com.hk